

郑午然 著

民國叛將

民国肇造，烟云百年。晚清道统断裂，一代先驱遽然迎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纪：外侮内乱，有枪就是草头王。本书主人公即这一时期的军阀典型。其人留日士官生出身，在东京密谋反清，归国后反袁附袁，仓促投身北伐，在宁汉分裂期间「东征讨蒋」，旋又掉头「西征」。处世即混世，进退无据。晚年始幡然憬悟，正视历史潮流，率部在湖南成功起义。

郑午然 著

國將 民叛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叛将/郑午然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0. 11

ISBN 978-7-5321-3947-7

I. ①民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445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民国叛将

郑午然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 字数 213,000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947-7/I · 3039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☎: 021-59671164

那是上世纪萌动的一段爱情，朦胧青涩，一开始他们还羞于出口。山路上一支人马缓慢蛇行在后面，他们已经奔出了山坳。前面是一片开阔些的地带，硬邦邦的泥土路边的小溪掩映在茅草下，轻轻地流，不为他们淙淙歌唱。马蹄声也略显暗哑，他们在马背上。

此行算是衣锦还乡。一九二四年九月，大名鼎鼎的湘省保安司令赵恒键（此公蓄两撇很威风的黑八字胡须，早年留洋日本东京，接近过同盟会首领黄兴，归国后追随蔡锷将军筹办过广西陆军小学堂），专程乘汽轮沿河而上，回到故居衡山。汽轮泊岸，县令李光汉率一拨随从将宾客恭迎进县衙，午宴过后接着晚宴。消息也随之口耳相传，大半天里已轰动全县城。但乡间闭塞一点。赵公夜宿县衙，第二天早晨一行人坐十几顶轿子，由一队士兵携长枪短枪（还有人抬着两挺机关枪）徒步护送，气派十足地赶往后山老家的时候，沿途路上的乡民，一个个引颈咋舌，竟然不知道这个大阵仗就是赵公还乡。乡民们最先只见两匹高头大马，马背上一个是穿白色洋装的年轻人；另一个像是城里士绅人家的女孩子，正是闺中待嫁的年纪，抛头露面在外，还叉开两条腿骑马呢。路旁茅屋檐下，几个本地老汉都忍不住在那里摇头。

秋风卷扬起路上的浮尘，马背上的女孩子忽然一阵放声尖叫，再让几个乡下老汉皱皱眉头，疾奔过去了。我手头一摞十几册发黄发暗的民国私人日记，记述着赵公还乡这段行程。时而温良沉静、时而率性尖叫的这个女孩子，叫赵幼楚，当年读省城湘雅女校，能骑马，在湘省保安司令公署的阅兵大操场上跑得跟流星一样快；枪法稍差一

点，她拿父亲赵恒键的德国造手枪慢射，几次脱靶后，兴趣就不大了。十七岁的幼楚出生在广西，正值清廷风雨飘摇的前夜，名字暗藏一点点寓意，可惜是个女的。我那几册虫蛀日记本上对她另有一些溢美的说法，半文半白，深情款款，我就不照抄它啦。美貌动人的幼楚胆子也不小，偶尔流露出一一点野性，毕竟柔弱了些，在父亲眼里不堪大用，在情人眼里却恰到好处。幼楚、幼楚、幼楚……两个字可以在日记本里一口气写整两页，那正是上世纪特有的爱情表达方式。

日记本里说，赵公还乡，赵家湾赵老太爷提前接到县衙差人骑一匹矮脚驿马专程送达的喜讯，也早早迎候在自家大门前的树阴下。赵老太爷白胡子白头发，老糊涂了一点，远远瞧见大路上两匹高头大马并辔而行，跳下马的居然是他的孙女幼楚，几乎不敢相认。好几年不见的小孙女长大了，扑上前就摸他那把白胡须，长幼都略显失态。民国年间，本乡大户人家当命根子看的是男丁，孙女儿的分量差几个等级。老太爷很快转向旁边穿白色洋装的年轻人，差点闹个误会——原来年轻人不姓赵，不是赵氏子弟。随后大路上十几顶轿子和大队士兵现身，赵老太爷立即颤巍巍地从椅子上要起立，一旁的女佣自顾看热闹，听老太爷“吭哧吭哧”作响，这才搀扶他一把：

“急么子啰，老太爷，是赵司令官回来哒咧！”

赵公还乡，两撇黑胡须上翘，脚下是黑漆漆的长统军靴，腰间斜挂一柄带鞘的军刀，戎装笔挺，依稀残留一点当年留日士官生的气派，可惜肚子外凸，正步走得夸张。他朝大门口前站立不稳的老父亲走去，不按旧礼节跪拜，学日本人的规矩，只哈一哈腰。而赵老太爷并不责怪，伸出一双皮包骨头的手抓紧他家键儿。父子俩嘘寒问暖也像外人似的客套了一阵。然后是第二顶轿子里下来的赵夫人，头发髻曲，穿黑缎旗袍，她叫一声“阿公”，紧挨了上去。那时候的翁媳之间，规矩多，说话要少，身体碰触是大忌。乡绅赵老太爷喉咙里“咕噜”一声，眼神不在这个广西儿媳身上停留太久，犹豫了两下。

牵在赵夫人手里的是一个病弱的小男童，七八岁模样，眼神迟滞，明显病弱得厉害。赵老太爷瞬间又亢奋起来：“这是谁呀？是我的嫡孙呀！”

小嫡孙穿童子军制服，皮鞋闪亮，半推半就很勉强地到了一个白胡子怪老头的臂弯里。坐轿的客人也依次拜见赵老太爷，那时候的见面礼节是双方都抱拳拱手，“请、请、请……”老太爷因此失手。嫡孙趁势挣脱，很快与几个小堂兄弟结伙，在几顶轿子之间乱窜，到了那一队士兵面前，摸他们的长枪。士兵们走一上午路，疲累不堪，拿长枪当拐棍拄在地上，也任由几个小家伙乱摸。他们的长官赵天力，本家族出身，三十来岁，此时绕到赵老太爷身后，正找一个瘦男人（有少东家的模样）密商着什么。瘦男人不声不响，随后踏几步高台阶，进自家庭院里面去了。院墙内的赵家不是寻常乡下大户，飞檐翘角高耸，屋宇相连，青砖青瓦都上了年头，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气息，而士兵却在日头下暴晒，所以懒洋洋的不成队列。

幼楚在户外的台阶前，被叽叽喳喳一群赵家女眷围住在中间。本地出美女，赵家女眷往常让赵老太爷的家规禁锢在内院，不容易见天日。这一次禁不住，她们要叽叽喳喳。幼楚一半广西人肤色，黛黑一点，在簇拥上来的那群亲戚面前明显感觉生疏，所以局促地仰着脸朝外张望——穿白色洋装的年轻人离得不远。此时没有几个人留意到赵家的账房老先生从庭院里出来了，他勾着头，撩起自己的一边长衫，悄悄到了大路上停着的那几顶轿子前，头勾得再低一点，低声询问了句什么话，很快两顶轿子重新起肩，紧随着账房先生就要往庭院里抬。

“那边是谁呀？”赵老太爷在树阴下立即喊道。他眼睛尖，两顶轿子沉沉的，里面是谁坐着不下轿，他奇怪。本县后来有传言，说赵公还乡，悄悄带回老家两大箱银洋，就是赵老太爷糊里糊涂泄的密。实际上，随行的客人都冲着老太爷笑而不语，他们也像知情情人，而且老太爷只高叫一声，随即住了口。大路小路上同样有跑得快的乡民看得见，两顶轿子给账房老先生引领着上了台阶。随后是赵公，头发髻曲的赵夫人，赵家大小姐，赵老太爷和他的嫡孙，主客都鱼贯而入。本家族的赵天力在大门口再布下两个岗哨，有谁进进出出，不过问，门禁不森严。

民国早年的士绅人家,尤其是本地赵老太爷这种豪绅,家规刻板而讨厌,那就是一道门禁。很难想象这种人家,深院矮墙内的丑闻能够传到外面。所以那时候不容易闹出丑闻。赵老太爷是表率,他年老体衰,也闹不动了。赵公正在盛年,威名赫赫,这就很有一点男性魅力,家族内的弟媳、赵夫人的一群年轻妯娌对他有兴趣,叽叽喳喳嬉闹不停,但她们暂时只能远观,不便靠得太近。赵夫人在省城赵公馆,三天两头打麻将,男女混打,免不了要与早到的某一个男客人在室内单独相处,私语一通而并不避讳。但来到赵家湾,她矜持起来了。我手头那几册民国私人日记,也含含混混不提及这几天赵家闹出过什么意外,无法与本地小镇后来悄悄传开的一桩丑闻形成印证。丑闻在当年是大事件,事关赵家声望,谁敢乱说。

民国早年的所谓丑闻,我知道再晚一些年头,在本地小镇也终于可以淡化为某一桩“风流韵事”,丑闻或丑行的色彩不那么强烈了。赵家在本地的亲属关系盘根错节,大户人家互为亲戚,嫁娶通常在表兄妹中间换来换去。而依赵老太爷的家规,“扒灰”、大伯与弟媳或叔嫂之间的暧昧虽然不能免,却不算太严重的事件。真正的禁忌在闺阁里的少女身上。当年本地未嫁的少女,只能是处女——无论如何,赵老太爷那代人订下的这一条规矩,倒也不见得太糟糕。后来人可以凭空遥想一下从前曾有过的景况:墙外花开,墙里人笑,听得着见不到,那就是清纯如玉的少女在自家嬉戏,如今不再是这种风习啦。

赵公还乡,从省城随行的一帮宾客在赵家住了下来。赵家女眷只能避退,由前厅到中庭,再到后园的一座楼阁上的内室。一个广东籍的客商,粤汉铁路公司的熊董事是赵夫人的牌友,肥头大耳。中午饭过后,他很好奇地在赵家后园的回廊上仰头探望,被赵夫人委婉劝阻,又回到前厅恭听赵老太爷叙话去了。然后是幼楚,脚步很轻盈地领着那个穿白色洋装的年轻男人,到了她的一群堂姐妹中间。楼阁内顿时一片轻轻的惊叫:

“他是谁呀?”

“啊,他叫介珉。”

“介珉是谁呀？”

介珉外形俊朗，二十来岁，是破天荒第一个闯进赵家女眷内室的外来男性。之后好些年，本地小镇一些小户人家嫁女，仍然要听媒婆撮合，新嫁娘在揭开一面红绸帕之前，多数都还没有见过新郎的模样。幼楚突然带一个会骑马的陌生男人到内室，既刺激而又非同小可。她一群堂姐妹半掩着口，大气不出，紧盯着这个介珉。

“他是我们的表哥吗？”

堂妹幼蔡，十四岁，模样像画轴中的小美人，她紧张地问。当年赵家的表兄弟可以悄悄接近这幢楼阁。

“噢，我们不认识这个表哥。”

“我也没见过他。”

“哎呀，大伯母来啦——”

不凑巧的是赵夫人，已经到了后园，这时候呼叫女儿，楼阁里立即一阵慌乱。“妈妈，我在这里。”但奇怪的是幼楚姐，还有她那个穿白色洋装的介珉，什么也不怕。他们从省城里来，省城里的人胆子特别大。

“快把他藏起来，”幼蔡喊道，“藏到柜子里。”

藏是藏不了。隔壁赵夫人的几个妯娌已经闻声而出，幼蔡的妈妈也在她们中间，眼神很诧异。“不用啦，我们走。”幼楚含笑跟堂姐妹们道别，刚刚还那样刺激的一场游戏，打断了。幼蔡倚在门框上，怅然若失，目送他们下楼：

“幼楚姐——”

楼梯上的幼楚招招手，不回头，到了小堂妹见不着的拐角处，然后到了后园空地上。赵夫人在那里等着，她无意或者也有意叫走了幼楚姐。那个介珉跟在她们旁边。从楼阁上幼蔡趴着的栏杆往下看，他那散乱了一点的头发，跟大伯母身上闪亮的黑缎旗袍，哇，都那样黑！年轻男人在大伯母面前还毕恭毕敬。幼楚姐又朝楼阁上的小堂妹招了招手，然后呢，后园里的他们就走了，到前边去啦。

此时是午后两三点。大门口两个士兵歪站着身子，正等着换岗，赵家大小姐忽然不声不响地出门来了。当天下午是幼楚在赵家大门

口最后一次露面，夜里什么时候返回来，两个换了岗的士兵没见着，也轮不到他们瞎说。后来的事情与这个下午无关。穿洋装的介珉跟在幼楚身后，同时牵走了一匹马。稍早前粤汉铁路公司熊董事在前厅门口，看着赵家大小姐飘然而过，还轻轻打招呼，叫了一声“介珉兄”。而介珉兄二十四岁，由赵公资送进北京读四年大学，刚刚毕业，所以他穿一件很气派的白色洋装。我比许多外人都更了解这些。介珉兄的父亲郑家臣，其实只是追随赵公多年的老厨子。十一年前（一九一三年），赵公得到广西人的支持，指挥不足一旅人马，枪炮也不行，自号“救国湘军总司令”，冒险攻入袁世凯北洋政府治下的湘省。国难当头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厨子老郑也获赵公差遣，回赵家湾募兵，那一次顺便带走了自己的儿子介珉。但赵公叛袁，很快得到招抚。一个冬雪夜，公署厨房内一阵悦耳的童声夹杂着呼噜声，让赵公奇怪。走进去看，原来是小介珉，在灶台口下的火苗旁念书，而厨子老郑靠着墙壁在睡觉。从此介珉被送进省城的新式学堂，然后又在赵公馆，可以牵着赵幼楚的小手一块玩了。很多年前他们就玩在一起，因此赵夫人不以为意，只是谨慎地不让他们到赵家后园楼阁上瞎玩（那里是老太爷的禁地），却默许他们溜出大门，去了野外。

野外就自由自在啦。赵家湾背倚衡山一段余脉，坡面吹下来一阵带着松针松果清香的暖风，拂过离赵家不远的一座本地小镇，再吹四五里路远，就要吹到介珉自己的老家。他们牵马走过镇街。小镇是赵老太爷的势力范围，当年民风醇厚些，赵家大小姐一路招摇过市，路人都出奇地友善恭顺，没有谁敢非议半句。穿洋装的介珉，如今比邈逸鬼厨子老郑有出息，他还牵一匹高头大马，挨着赵家大小姐走，是一副霸道架势。路窄一点，镇街上的人也肯远远地给他们让道。出镇街后他们到了一座木桥前。

那是个动人的午后。木桥横跨一道三丈来宽的流水，在本地，这条浅沟叫涓江。江底水流半枯，小木桥危悬在它的上空，那栏杆都快松垮了，色泽黯黑。赵家大小姐兴冲冲地奔跑几步：

“噢，这里多美呀！”

马犹豫着不敢上桥，它一只前蹄试探着地面，介珉暂时由着它。

幼楚在桥上，往浅沟上游看，夹岸枯草，迎着暖风晃动，也显得摇曳多姿；大片田野（都应该是赵老太爷账簿上的私产，有田契作凭据，佃农已经收割完单季稻，颗粒归仓，多半都归到了赵家的大仓），荒凉而隐隐约约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；头上是民国年间湛蓝的天空，绝无污染；而桥底下流水不腐。幼楚深吸一口气，身子不动，脑袋稍稍歪过来，不大像民国年间的清纯玉女应有的那种神态。紧接着她又来回蹦跳，在桥面上踩踏得嘎嘎作响，依赵家和当年的标准本来偏瘦了些的身段，袅袅娜娜，还兼有跳踢踢舞的百老汇女郎的那种节奏和架势。介珉在北京念四年大学，穿四年青灰布长衫（临近毕业才置一件白西装），看过几场美国电影，对一段百老汇女郎跳踢踢舞的镜头印象很深，所以看眼前的幼楚来回蹦跳，倾倒不已。可惜缰绳拽着他，马不让他跟赵家大小姐靠得太近。

幼楚立刻绕到马身后，他们推拉着马，马背上另外驮着一口皮制的小箱子，过了桥。这座桥留下过介珉的一些记忆。他十三岁那年跟着父亲去省城，很奇怪，就是在桥边而不是在镇街上，等着与父亲招募来的一群人汇合。他还记得那个薄雾的早晨，草叶上大颗的露滴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风，雾气中远远近近走来的人，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男人，第一次出远门。他们后来有几个战死在外，一些人当逃兵又跑了回来。幼楚听得兴致勃勃。

“我那时才几岁，跟妈妈留在广西，只知道爹爹带兵打仗去了，还以为打仗就是打架玩呢。”

兵营里长大的幼楚应该听惯过士兵战死，但也许从没亲眼见过士兵的尸体。她跳一路舞步，傍着水流而上，到了涓江的上游。一幢简陋得不成样子的矮泥墙茅屋，坐落在山岭下。茅屋前一个瞎眼的老奶奶在木凳上，她也眼巴巴等着儿子还乡，可儿子老郑是有名的厨子，一身好手艺，滞留在外乡，喝醉了酒回不来，或者回不来喝醉了酒。介珉撒下手中的缰绳，奔了过去。

“这是谁呀？是介珉呀？”

老奶奶啜泣着摸遍孙子全身，费时很久，与赵老太爷见到幼楚姐弟时的那点礼遇相比，大不是一回事。小户人家有小户人家的特点。

啜泣声稍后惊动屋子里一对年轻夫妻，他们是介珉的叔婶，木讷笨拙，慌乱中丢下怀抱着的一个两岁小男孩，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男孩没人管，趴倒在地上，立刻用口水糊泥巴，当然往嘴里抓。许多年后，地上的小男孩又成了我的父亲。这个场面有那么点预兆意味，介珉的年轻叔父，他从马背上解下来一口小皮箱，箱子里那时就已经有第一本半新的皮面日记本，还没有发黄发暗。

幼楚在一旁兴致不减。老奶奶用眼泪浸湿孙子介珉的大半件白色洋装，然后又要来摸幼楚。而幼楚是高不可攀的赵家大小姐，那位年轻叔父情急之下，挡住了他的老母亲。地上的小男孩仍然没人管，幼楚在旁边蹲下来，试着要去碰碰他，介珉先动手，抱住了自己的小堂弟。但孩子太脏，他乱踢乱蹬，只能让他悬停在空中，嗷嗷叫嚷。

“噢，他真好玩！叫什么名字呀？”幼楚又用手指尖去碰他。

我的父亲是当年这一幕的见证。矮泥墙茅屋外，稍后是茅屋里，这个下午在赵家大小姐与介珉兄之间，绝没有小镇后来流传的那种事情发生。天黑后他们围坐着吃晚饭。这是厨子世家用心做出的一顿本地菜，赵家大小姐熟悉这种口味，简直好吃极啦。再晚些时候，他们踏着月光上路。马蹄声轻，溪沟里同样漂游着一轮明月。夜风也暖和，我能想象那股风多么令人沉醉，徐徐地往回吹向小镇。镇街上家家关门闭户，只有一个外人在踱步。介珉兄不能确认那是不是粤汉铁路公司的熊董事，月光下这个外人也肥头大耳；而熊董事听到一阵马蹄声首先慢慢地来，他盯得仔细，知道这是赵家的马，却不料马蹄声突然加快，马背上抱得很紧的两个人一冲而过。从背影上看，月光和骑马人的白衣融为一色，有点像介珉兄。

当年如果有谁能确认，介珉兄与谁家的一个未嫁少女，搂抱着骑一匹马，夜里在镇街上飞奔，那当然触犯了赵老太爷的天条。但熊董事跟介珉兄很友善，暂时不会说漏嘴。他乘兴往赵家急急地赶，低声询问大门口两个岗哨：

“刚才谁回来啦？”

士兵回答，是赵家大小姐。

“赵小姐一个人？”

士兵说，就赵小姐一个人。

“马呢？”

马牵到院子里去了。

熊董事慌忙朝外面张望，月光如水，几条大路小路上一个人都不见。他是客人，这里的路不熟，不便乱走，也走不了太远，只能作罢。当夜介珉兄睡在自己的家，点一盏油灯，陪瞎眼的老奶奶聊到夜深，后来还找张案板，写很多行日记，字写得娟秀工整。第二天早饭过后，赵家大小姐很利索地牵一匹马，独自又要出门。这时在大门口发生一幕插曲。

一个本地女人，头发蓬乱，又憔悴又邋遢，她牵着个十来岁的瘦弱儿子要进赵家，被赵天力挡了出来。这个邋遢女人的男人，和赵天力是当年一块跟着厨子老郑投奔赵公的同路人。但她的男人，既不当逃兵回老家，也不在阵亡名单之内，没有抚恤，失踪了。女人因此要找赵司令官，现在门口两个岗哨挡住她，再也进不去啦。

“你们找谁呀？”幼楚问。

男孩迟疑一下，抬脸看看妈妈。“我们找爹爹。”

“你爹爹在哪里？”

赵家大小姐的声音柔和极了，反过来让邋遢女人一脸紧张茫然。男孩用手指了指士兵把守的门口，庭院里面。

“噢，那你们进去吧——”

持枪的士兵再次挡住邋遢女人和男孩，幼楚冲上台阶，“挡他们干吗？”士兵说，卫队长赵天力不让进。不过，既然赵家大小姐有令，士兵并不坚持，他们让过母子俩，微笑地看着莽撞的赵小姐，看着她小步跑下台阶，听她鼻子一哼：

“哼，见鬼了吧。”

幼楚上马就走，仍然走昨天走过的镇街。这是大白天，镇街上许多人亲眼见到了马背上的赵家大小姐，马蹄声没有昨夜那样急促，往小桥那边响一阵后，消失掉了。介珉兄稍后知道那个邋遢女人进了赵家，但这也也许是幼楚自找的一点小麻烦。那母子俩，有可能闯过卫队长赵天力那一关，真的找到赵公面前，而赵公被满座宾客簇拥，说

不定正在兴头上。赵公当然用不着惧怕本乡一个邋遢女人找上门来要人,但事情也棘手:是按律治她的男人临阵脱逃呢,还是装装糊涂按阵亡人员抚恤一下人家孤儿寡母呢?全在他心情好坏,一转念之间。赵公治军干政,在湘省有“赵青天”之誉,只在小范围内有人这么称呼,拍马屁的成分居多。可他情绪化得厉害,也曾经一时兴起,越职越权撸掉过地方州县几顶小乌纱帽,让州县错愕而乡民拍手称快。暂时谁也不能预测,这一次他还会弄出点什么花絮。

当天赵公盛大出行,夫人身边不见大小姐幼楚,客人熊董事到处找不着介珉兄。李光汉县令又坐轿子从县衙赶过来,陪同赵公巡游,一行人到了小镇上。赵天力警戒得力,一早在赵家两次将那个邋遢女人连哄带推弄了出去。此时到镇街上,更是如临大敌,推这个,挡那个,贴身护卫赵公。而赵公认为过火了,他哪能只是一介赳赳武夫,要有亲民形象,所以他眼一瞪,赵天力立刻狐假虎威不下去了。镇街上人头攒动,乱世中也见出一点太平景象,李光汉自以为治县有方,是他的功劳,在赵公旁边,面有得色。但就算是赵公,威名赫赫,他在湘省也从来没有肃清过自己在政治上的反对势力,总有人搞鬼。谁知道那个邋遢女人是什么人教唆她的,她突然带着儿子,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大街上,挡住了赵公的去路。

赵公脸上含笑,最初以为只是个小事情,却不料民女身上带着状纸(李光汉后来查出是一个私塾老先生代写的,借故要将老塾师带进县衙,打他几十大板,没带成,也就没有打得了。毕竟已经是民国,李县令也不睚眦必报,再后来就算了),状纸一看完,原来地上跪着的孤儿寡母是赵公自己的部下遗属,老塾师说她十余年间蓬头垢面,生计无着,其状堪哀,其情可悯,这还了得,赵公当场大怒,脸上杀机都有。赵天力假装事情与自己不相干,躲在几步开外不露头。结果李光汉倒霉,他这一天起得早,代人受过,被恶声斥骂了一顿。县令挨骂历来是个大快人心的事情,但此时赵夫人在旁边缓颊,替李光汉说话。偏偏赵公惧内,听夫人的话,气咻咻地住了口。李县令立即自承疏失,将地上跪着的民女扶正,承诺两天内由县衙拨出抚恤金。后来他真的那样办了,之前他的衙门还没有办出过这么高的行政效率。

巡游继续，赵公在自家的田产上大步绕了一圈，隔条小溪，离山岭下一幢矮泥墙茅屋不太远，只差一点就看到了一匹系在树下的马。

焉头焉脑的李光汉，下午在赵家又来劲，他很谦恭地听赵老太爷讲一段故事。老太爷前事不忘，近事糊涂，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个穿白色洋装的年轻人，座中又好像没这个人。讲他的故事之前，他跟李光汉说：

“如今是民国啦，李大人。”

“是是是，老太爷身体还健朗着呢！”李光汉恭维说。赵老太爷背后是一扇很雅致的屏风。

“民国啦，李大人的惊堂木，如今也丢掉不用了吧？”

“用用用……”

“磕头呢？如今不用跪、不用磕了吧？”

“磕磕磕……”

“前朝也有好东西，可惜如今都丢得差不多啦。”赵老太爷念旧，而李光汉虽然做民国县令，思想却并不新潮，很快他们越说越投机，就这样来劲了。老太爷说，光绪三十年（也就是一九〇五年），当年的衡山县令黎镛带几个衙役到了赵家湾。黎县令在衙门里待腻了，愿意坐轿子外出闲逛，找到他赵家，一来就是闲谈。黎大人说，去年湖南出一个乡试会元谭公子谭延闿，两百年不逢其盛啦（从前各省举子四年一届进京赶考，吏部统一阅卷，头名就叫乡试会元，是个公务员性质的考试）。通常江浙人特别能考，湖南人考得差些，熬两百年后才出一个谭公子，所以黎大人嗟叹：今年朝廷废止科考，以后见不着这种场面啦。

李光汉乐意听这个，脖子伸到了案几上方。二十年前，他的前任黎县令在赵家，对赵老太爷还有话说：令公子恒键留洋，可乱党在日本闹得厉害。朝廷有密旨，乱党必拿，逆行必究。令公子恒键在日本可好？黎大人停顿，然后才说出来意：科考不考了，本县试办新学，要建一所衡山县立高等小学堂，经费短缺，就得找本县大户捐助，赵兄义不容辞呀，怎么办？

想来赵老太爷被县衙讹诈过一下，如今要找李光汉算旧账，但老

太爷只是茶叙，不像有这个意思。李光汉，前清进士，湖北黄冈人，怀才不遇，迁任衡山县令才两年多时间，本来用不着为一带拦路告状的孤儿寡母负责，事先他不知情，事后要赔一笔抚恤，当天他自认为吃了个哑巴亏。午后三点多钟，他一路点头哈腰从赵家告退。我确信他出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一道妙计，这个亏不能白吃。

幼蔡也在前厅门廊上一闪，她和另一个堂姐幼齐蹑手蹑脚出了大门。姐妹俩没有个预先想好了的去处。从前她们也结伴去镇街上玩玩，正月里看舞龙舞狮，元宵节看花灯。规矩都是不成文的，长大了她们就得坐轿子，不让轻易抛头露面（镇街上可以随意走动的是小户人家的姑娘）。但幼楚姐可以例外，幼蔡、幼齐在自家楼阁上心痒痒的，按捺不住了。出门其实也不难，路上没人挡她们，过镇街，片刻后她们到了小桥边。

“前面还远吧？我们过不过桥？”

桥的另一边，也许就能找到幼楚姐。但幼蔡幼齐没有走过那段路，不敢再冒险，她们在小河沟边犹豫了一阵。实际上，这个下午幼楚姐在另一个方向，在一座山头上，踮着脚尖就能俯瞰赵家的楼阁。那匹马系在树下，这一次藏得隐秘些，层层叠叠的松树枝遮挡住了它。

这也是赵老太爷的山头。老太爷勉强算是开明乡绅，他禁偷猎，禁盗伐，默许乡民上山砍一点枯枝、茅草当柴火。幼楚先是在一片林间空地上蹦跳，空地稍微开阔些，见得到头顶上湛蓝的天，飘絮似的白云，见不着外人。介珉兄当然在场，斜倚着一株老树干，他遐想的大概还是百老汇女郎跳踢踢舞的那段电影镜头。然后在一面斜坡上，赵家大小姐摇摇摆摆攀爬不稳，介珉兄托住她的腰，说不定还推了一下她的屁股，他们到了一大片金黄柔软的茅草前。我在本乡长大，少年时很熟悉那种茅草，割下来可以当柴火，推倒它可以在上面尽情翻滚嬉闹。留一圈外围的茅草不动它，还可以当屏障，里面翻滚，牵动外围根根竖立的草尖草叶，那就像是茅草在随风晃动。

但当时没有风。十七岁的赵家大小姐额头上潮乎乎的，沁出几粒细碎汗滴，身体里想必更燥热难耐。她抬手解开两颗布纽扣，脖子

敞露一半。这在当年是惊人之举，如今就简单得不值一提了。介珉兄二十四岁，比幼楚老练些，他在茅草上的姿势僵硬了一点，正襟危坐，避而不看近旁那一半敞露的脖子。以前他牵着幼楚的小手玩，抱着她过门槛，还搭过她的肩头，而此时仿佛就是另一回事了。那一半敞露的脖子，情色意味不言而喻，不能偷眼去看。一只本地大黄蜂飞过来凑趣，它“嗡嗡”地响，大胆地在幼楚头上盘旋。介珉兄知道给它蜇一下，痛得死人，但他不吭声。介珉兄当然也紧张。

幼楚心烦意乱，她又抬抬手。大黄蜂立即升空，它调整一下方位，改在介珉兄头顶上方继续盘旋。这里没有人惊扰它，它乘机俯冲，试图发起攻击，或者只是要降落到介珉兄的头上。

“一只虫子！”幼楚本能地觉得不安。

“它叫黄蜂。”

“噢，它要咬你。”

介珉兄无力自救。山冈上突然响起一串毫无顾忌的哈哈大笑，这还不是外人，赵家大小姐自己在嬉笑，宛如银铃般清脆动人。介珉兄家传的那种笨拙和憨态，此时很可能调动了幼楚内心里潜藏的一点野性，她亢奋起来，将介珉兄的脑袋拨倒在她的臂弯里，黄蜂够不着，只能振翅飞走啦。但太阳斜射，山风不来，茅草堆里燥热依旧。介珉兄后来费劲地脱掉了他身上的那件洋装。我相信他们接下来仍然有一段长时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小时候在一个表姐出嫁的前夜，无意间偷听过一段惊人的悄悄话，那也是本地习俗，新嫁娘之前要由年岁大些的女亲戚指点一番。女亲戚眉飞色舞地凑近我的表姐，说得很怪异，说男人有一截身体，这么这么长，这么这么大，要进到我的表姐大腿这个地方，是这里，不是那里，然后男人会发疯似的不停地动，要弄痛我的表姐，而表姐却不能抗拒……凭什么男人要发疯似的动呢？我当时不以为然。介珉兄也不发那个疯，他脱掉身上的洋装，又不动啦。

十七岁的幼楚姐，没有人教她，反过来她还得教教介珉。幸而本能也驱动着介珉兄，他们开始搂抱，脸贴着脸，不接吻。接吻是当年美国无声电影里的招式，传统中国文化只会耳鬓厮磨，也就是脸贴着

脸。但幼楚同样看过美国电影，迷迷糊糊间他们试着来一下，嘴含着嘴，完全屏住呼吸，结果脸涨得通红，不得已放弃，大口大口在那里喘息。旷野里完全不能为赵老太爷所容的这场私通，停歇了下来。地上的草叶草尖长着肉眼见不着的小锯齿，有一点点刺痒，它本来可以帮帮赵老太爷，让丑闻到此终止。此时幼楚一个小动作，她随手拿地上那件白色洋装垫到身后，然后一切就失控啦。袒露在介珉兄眼前的是脱光了的赵家大小姐，秘藏了十几年，突然一览无遗。那就是——一阵民国新风，一抹耀眼而温暖的晨曦，一轮满月……或者是一大颗露珠掉到你的鼻尖，那就不由你不战栗一下啦。

这时候风来了，山顶上的茅草丛像是在随风晃动。而半山腰上那匹马，它周围的松针松尖纹丝不动，这里不刮风。有人见到了马，马也警觉地抬了抬头。但没有人敢偷赵家的马。很久很久后山顶上是谁给蜇着了，痛得直叫。也许就是那只大黄蜂，盘旋够久了，终于找准了目标。后来还听得见呻吟。风依然在茅草间吹，轻柔了些，再后来就是本地镇街上流言渐起，一些人用手心掩着嘴，对赵家像是有所不敬。而赵老太爷那一阵并没有故意招惹谁，他家山上的柴草总有人砍。

赵公还乡，李光汉挨一顿斥骂。第三天他不来了，在县衙里写一纸手札，差人骑一匹矮脚驿马，专送赵公。手札上说，衡山县立高等小学堂筹办二十年庆典，提前一段时间办，要请赵公莅临，巡视训话。他恭维赵家世代重教，本县路人皆知。因此县立高等小学堂全体教职同仁与学子，望赵公若云霓，不胜翘首企盼之至云云。手札即请帖，李光汉不提赵老太爷，或者是顾虑他走不动，或者是因为他早年已经捐过一次钱，担心他要大牌，总之就是不请他老太爷。李光汉还不约定赵公莅临的具体日期，只让差人等到赵公当场应允后，拍马再走，回县衙复命。两个钟头后，又一匹矮脚驿马到了赵家，这一次转送来的是一封省府急电。

急电说，北方直奉大战突发，南方川军熊克武部兵逼湘西，省府敦请赵公克日回公署视事，预作绸缪，以应形势危殆。这个急电让赵家乱作一团。老太爷颤巍巍地站立不稳，女佣在一旁搀扶着他，说：